

小笨熊 动漫
著名商标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QINGSHAONIAN
MEIHUIBAN
JINGDIAN MINGZHU SHUKU

XINBAN XINKEBIAO
新版新课标
指读书目
ZHIDUSHUMU



羊脂球——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国家青少年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倾力打造

【法】莫泊桑 著 吕延林 译

根据教育部最新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小笨熊——中国孩子都在读的书

权威名师倾力编审 全面解读精细分析
紧贴要点优化训练 有效提高阅读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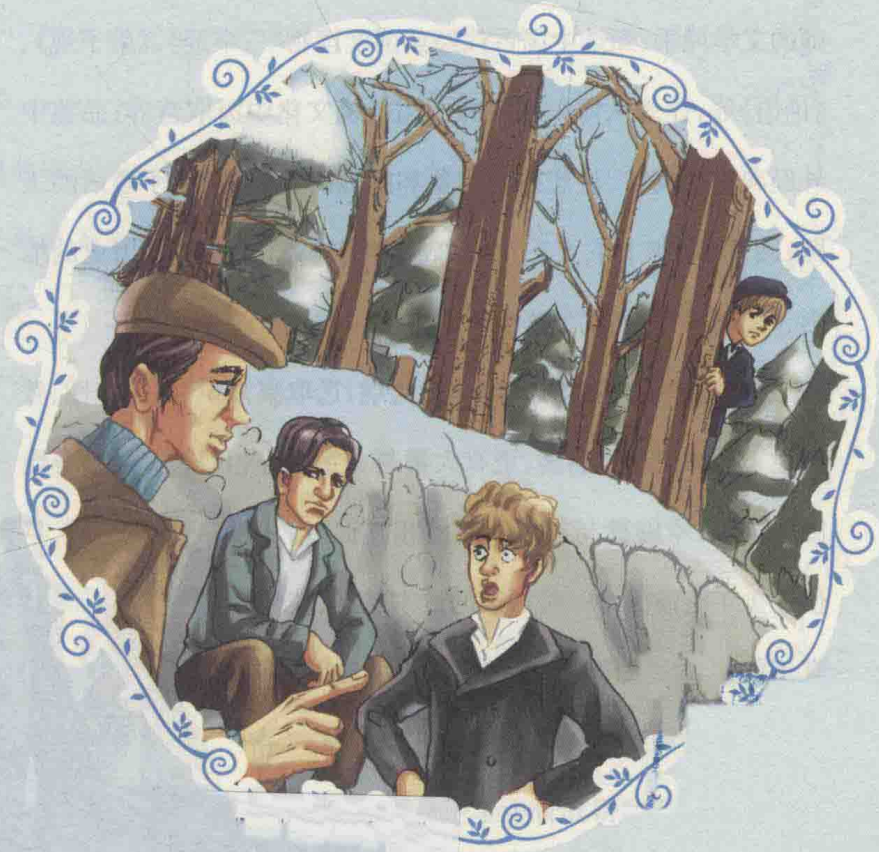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Qingshaonian Meihuiban
Jingdian Mingzhu Shuku*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羊脂球——莫泊桑 短篇小说

【法】莫泊桑 著
吕延林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羊脂球——莫泊桑短篇小说选：升级版 / (法) 莫泊桑 (Maupassant, G.) 著；吕延林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6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 崔钟雷主编)

ISBN 978-7-213-05575-1

I. ①羊… II. ①莫…②吕…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法国 - 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2018 号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羊脂球——莫泊桑
短篇小说选



作 者 [法] 莫泊桑 著 吕延林 译

丛书策划 钟 雷

丛书主编 崔钟雷

副 主 编 石冬雪 吕延林 王春婷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刘 华

装帧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印 刷 莱苑市东方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9 万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5575-1

定 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从诸子蜂起、处士横议的百家争鸣,到大师辈出、人文昌盛的文艺复兴;从闪耀着智性之光的启蒙书籍,到弥漫着天真之趣的童话寓言。几千年来,中外文坛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佳作更是斗量车载,形形色色。面对如此浩繁的作品,为了让青少年朋友品读到纯正的文化典籍,畅游于古今之间,我们精心编排了本套经典名著丛书。

本套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撷取世界文学中的精华,涉及中外名家经典小说、诗歌、杂文、散文等作品,让您充分领略大师的文学风采;甄选中国古代经典国学读物《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让您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品鉴中外经典童话寓言,让您插上想象和幽默的翅膀,遨游于童话的王国;阅读《中华上下五千年》、《成语故事》等,让你窥见历史的缩影、沐浴睿智的人文光芒……

本套丛书的编排方式以体裁为纲,选取集知识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体的经典名著,更有大量与文字内容相得益彰的精美绘图,达成文本阅读与艺术欣赏的相互促进,从而使青少年能够保持一种活泼的读书状态,让他们真正能够走进文学殿堂,获得文学的滋养,领略文学之美。如果这一增长见识、愉悦身心的精神盛宴能够得到青少年朋友的喜爱,那将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和希冀。





风中圣母号经过四年航行,终于胜利返航。它从中国港口拉了货,运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到巴西,几次远距离航行,这艘风中圣母号排除了种种危险和事故,终于安全回到马赛。



羊脂球——莫泊桑

短篇小说

目 录

港口	1
羊脂球	9
西蒙的爸爸	37
一个农场女佣的故事	44
一家子	58
一次野餐	76
修软垫椅的女人	84
一个春天的晚上	90
“菲菲小姐”	94
一个疯女人	102
两个朋友	106
孤儿	111
绳子的故事	116
我的叔叔于勒	121
伞	128
项链	136
珍珠小姐	144



 港口

风中圣母号经过四年航行，终于胜利返航。它从中国港口拉了货，运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到巴西，几次远距离航行，这艘风中圣母号排除了种种危险和事故，终于安全回到马赛。

起航时，船长、大副、水手加起来共有十六人。回来时，六个布列塔尼人只剩下五个，八个诺曼底人只剩了四个。缺的那个布列塔尼人是在路上死的，而那四个诺曼底人是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失踪的。后来又招了两个美国人、一个黑人和一个挪威人，挪威人是一天晚上在新加坡的酒店里招来的。硕大的风中圣母号收起帆篷，由一艘直喘气的马赛拖轮拖着。风停了，波浪也平静了，船继续在余波上颠簸着，过了伊夫堡，穿过夕阳笼罩下的一片金黄色烟雾的锚地，缓缓地驶进了古老的港口。

港口内的码头停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横七竖八，大小不一，式样不同，装备自然也不同。这些船在本来狭小的港湾里，很像一盆缺水乱窜的鱼。

风中圣母号停在两艘双桅帆船之间。它们腾出一点儿空儿，以便风中圣母号可以停泊进去。等到办妥港口及海关的各种手续，船长便允许大部分的水手上岸娱乐。夜幕降临，马赛灯火辉煌。在酷热难耐的夏日黄昏，到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南方的欢乐气氛充满了城市的每个角落，显得热闹异常，而且还不时飘来一股浓郁的菜香。

很长时间来一直在海上颠簸的这十个水手，一上岸就每两人一排地排好队，他们习惯了海上生活，对城市生活一时还不能适应。

他们摇摇晃晃地走，慢慢熟悉了方向，找到了那些通向港口的小街。在海上的最后几十天里不断增加的性欲，像酷暑似的煎熬着他们。瑟莱斯兰·杜克洛带着诺曼底人走在前面。他是一个高个儿小伙子，机灵、强壮，每次上岸都是由他充当领队。他了解什么地方不错、什么地方不行，能眼光独到地寻乐，但是很少卷入水手们在港口里常常发生的纠纷。不过，若是卷进去了，他也无所畏惧。

船员们走近了贫民居住区。瑟莱斯兰考虑了一会儿，选中了其中一条如走廊一样弯曲的路，每户门楣上都点着一盏凸出的灯，彩色的玻璃灯罩上标注着很大的号码。狭窄的门檐下，系着围裙的女人靠在椅子上。她们发现来客人了，就马上站起来，几步走到街心的水沟边，挡住这一队人。他们正慢慢地走着，有说有笑，由于靠近了这些妓女的住处，每个人都兴高采烈。

这时，一个仅穿着内衣的胖妞儿从前厅尽头第二道门里走了出来，她十分丰满，裙

子短得不像裙子，倒如一条膨胀的腰间束带一样。全身袒露出来的松软肌肉显出粉红色，露在带金边的黑丝绒胸衣的外边，格外显眼。她大老远就高声地叫起来：“到这儿来吧，帅小伙子们！”有时她还会亲自上阵，抓住他们中间的一个，如蜘蛛和比它个儿大的昆虫玩游戏一样，吊住他，拼命往门口拉。那个水手被这种挑逗勾引得乱了方寸，其余的人停下来看，想马上进去，又想再延长一会儿这挑起冲动的观赏，拿不定主意。后来，那个女的竭尽全力，辛苦万分地把水手拖到大门口，眼看着这一帮人也会跟在他后面进去了，那个了解妓院好坏的瑟莱斯兰·杜克洛突然嚷起来：“玛尔尚，别进去，这地方不行。”

玛尔尚当即按杜克洛的指示做了。这真是一个嫖客与妓女进行交易的庞大市场，和他们一样带着同样目的的还有士兵、小市民、店员等各种人。妓女们排着队非常热情地欢迎他们，而当他们从门前走过却不进去时，她们又抱怨起来。杜克洛最后挑选了一处环境较好的娱乐场所。

人生得意须尽欢！在四个钟头里，这十个水手尽情享受了爱情和酒的味道。半年的薪水就这样一下全花光了。

他们大摇大摆地在大厅里坐定。看着这里的新老主顾，闲着的姑娘们跑过去接待他们，在那些人身边坐下来。这些姑娘的打扮很特别，有的像胖娃娃，有的像歌女。

这些水手一到，他们赶忙挑个要整晚陪着的姑娘，老百姓是不喜欢这样的。他们把三张桌子合在一起，喝了第一杯酒以后，双排队伍变成了单排，不过增加了和水手人数相同的女人，又重新在楼梯上排好队了。这些男女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了好久，直到这支爱情分队在每个房间消失为止。

然后，他们会下楼来喝酒，喝完了上去，过一会儿再下来，如此反复。

这会儿酒喝得差不多了，他们抱着选中的姑娘叫着、嚷着、唱着，尽情地发泄着。瑟莱斯兰·杜克洛夹在他们中间，紧紧搂着一个骑在他腿上的姑娘，贪婪地盯着她。他不像别人那么醉态毕露，因此还能够动动脑筋，他性格温存，想和女孩聊聊天。

他笑了，重复着说：

“照你说，照你说……你已经等了好长时间啦？”

“半年。”

似乎这是个品德高尚的证据似的，他对她很满意，接着他又问：

“你喜欢干这一行吗？”

她顿了顿，无可奈何地说：

“习惯就好了。哪一行都一样，干这行也不是说不好，当用人也好，当妓女也好，总之都是下贱活儿。”

听了这番话，他露出赞许的表情。

“你不是本地人？”他问。

她点点头，没有做声。

“远吗？”

像刚才那样，她又点了点头。

“从哪儿来？”

“佩皮尼昂。”

他十分满意，说：

“很好！”

她问他：

“你也是水手吗？”

“不错，亲爱的。”

“你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吗？”

“可不，我见过许多港口，去过许多地方。”

“说不定你已经把地球转一圈了。”

“不止一个圈，该有两个圈了。”

她又犹豫了，好像在努力回忆一件忘掉的事，过了一会儿，她换了一种比较严肃的语气问：

“你还遇到过不少船吧？”

“是的，美人儿。”

“你有没有遇见风中圣母号？”

他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那是上个礼拜的事。”

她脸色苍白，没有一点儿血色。她问：

“这是真的，当真的？”

“当然，就像我们在说话一样。”

“你不会是说谎吧？”

他把一只手举起，说：

“天主在上！”

“那你知道瑟莱斯兰·杜克洛现在还在船上吗？”

他猛地顿了一下，感到十分不安。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他要再探探她的口气。

“怎么，你认识他？”

她也起了疑心。

“不是我，是一个女人。”

“是这儿的女人吗？就住在这条街上？”

“不！”

“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还能什么样，和我一样。”

“这个女人为什么找他？”

“可能是同乡吧。”

他们四目相对，谁都想从对方的眼里看出点儿什么来，他们都已经意识到了，什么事将会发生。

“我能见见这个女人吗？”他接着问。

“为什么？”

“我想说……我想说……我见过瑟莱斯兰·杜克洛。”

“他身体还好吧？”

“很好，小伙子挺结实。”

她又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地问：

“风中圣母号开到哪儿去啦？”

“马赛。”

她忽的一下子跳起来。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你认识杜克洛？”

“是的。”

她又犹豫了，喃喃低语：

“好。这样太好了！”

“为什么？”

“听着，你跟他说……噢！不！不要说！”

他望着她，越发感到不安。他很想知道究竟为什么。

“你认识他吗？”

“不！”她说。

“那你为什么要找他？”

她这次下了决心，起身向柜台跑过去，拿过一只柠檬，切开，把柠檬汁挤到一只杯

里,然后加满白水,端过来,对他说:

“把它喝下去!”

“为什么?”

“让你醒醒酒,我要跟你说话。”

他顺从地一饮而尽,用手背蹭了蹭嘴,说:

“可以了,说吧。”

“你一定要答应我,不能告诉他你见过我,也不能告诉他这些话是谁对你说的。你必须发誓。”

他狡诈地举起了手。

“很好,我发誓。”

“你以上帝的名义发誓?”

“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

“好,那你对他说,他父母死了,哥哥也死了,三个人都是因伤寒病死的,1883年5月到现在已有三年了。”

这时,他激动了,周身的血液在沸腾,过了好一阵子,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回答。很快,他起了疑心,问:

“真的吗?”

“真的!”

“听谁说的?”

她用双手扶住他的两肩,紧盯着他,说:

“你发誓不会乱说?”

“我发誓。”

“他是我哥哥!”

他张口喊了她的名字:

“弗朗苏瓦茜?”

她又紧盯着他看,接着在近似疯狂的恐惧和恐慌中,用低低的,低得几乎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喃喃地说:

“啊,啊!你还好吗,瑟莱斯兰?”

四目相对,他们都愣住了。

其他的人一直在吵着、闹着。拳头的声音,玻璃杯的声音,脚后跟击地和着歌曲的声音,还有女人怪里怪气的喊叫声和嘈杂的歌声,交织在一起。

他妹妹就坐在他身上,被他搂着,暖暖的,神色难看!他很怕被别人听见,用低低的

声音说：

“唉！我们这是在做什么！”

她眼里噙满了泪水，结结巴巴地说：

“这能怪我吗？”

可是，他突然问：

“按这种说法，他们都死了吗？”

“是的。”

“父母、哥哥都死了？”

“是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三个人一块儿死的，只剩我一个人。除了几件衣服外，再没什么了。因为欠了好多的药钱，还有三人的丧葬费，只好把全部家具抵债了。没办法，后来我去那个瘸子家当用人，当时我只有十五岁，你走那会儿我还不到十五岁。都怪我年轻，太糊涂，跟他发生了关系。后来，我给一个证人当用人，他把我带到了勒阿弗尔，包了个房间跟我乱来。不久，他就再也没回来了。接着我没有饭吃，又没工作，就和许多可怜的女工一样当了妓女。我也曾去过不少地方，见过大世面，但是肮脏极了！鲁昂、埃夫勒、里尔、波尔多、佩皮尼昂、尼斯，还有现在的马赛。”

她涕泪直淌，沾湿了脸庞，流到嘴里。

她又说：

“我以为你也不在了！可怜的瑟莱斯兰。”

他说：

“我根本认不出你来了，你当时是那么的纤细柔弱，可现在却长这么大了！可你怎么会认不出我来呢？”

她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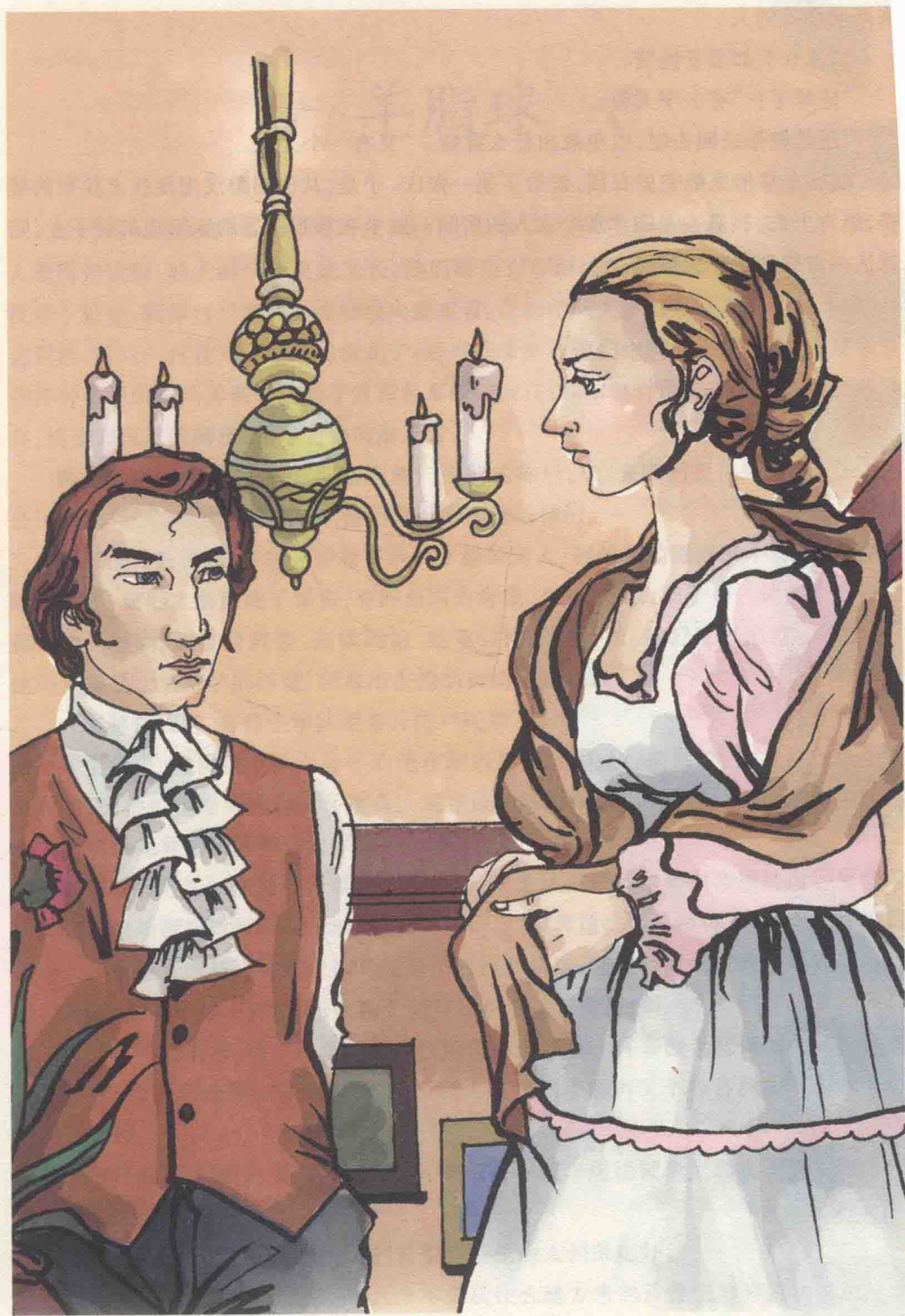
“我见过的男人太多了，所有这些男人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

他一直盯着她，心里乱得很，很想大哭大叫几声。他依旧抱着她坐在自己身上，把两只手摊开搁在她的背上，他仔细端详，终于认出来了，她就是他的小妹妹，当初他在海上颠簸的时候，她自己留在家乡，并且为父母和哥哥送了终。于是，他突然用他的双手，捧住这张重新找到的亲人的脸，像吻骨肉至亲那样吻起她来。他哽咽了。哽咽，男子汉动情时也会哽咽的，像海潮一样涌着，涌着。

他结巴地说道：

“怎么是你，原来是你呀，佛朗苏瓦茜，亲爱的小佛朗苏瓦茜……”

他忽然站起来，大声骂街，抡拳狠命地捶打桌子，玻璃杯被摔得粉碎。他向前迈了几步，摇晃了几下，伸着双手，向地上倒下去。他打滚，哭闹，不停地在地上折腾，像个



临死前挣扎的人。

其他水手都望着他笑。

“他醉了！”有一个人说。

“还是把他送回去吧，以免惹出什么麻烦。”又有一个人说。

酒店女掌柜见他兜里有钱，就给了他一张床。于是，其他的醉汉把他扶上狭窄的楼梯，他奔上去，径直去了刚才那个女人的房间。她坐在那张罪恶的床脚边的椅子上，陪着他一直哭到第二天早晨。

 羊脂球

最近几天,战败的军队穿城而过,他们已经溃不成军,简直是一群乌合之众。那些人显得很狼狈,脸上的胡子又脏又长,他们既没有军旗,也不分什么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了思想,就像行尸走肉一样继续向前走着。他们中间大多数是刚入伍的新兵,都是老百姓,所以一打仗只有逃跑的份儿了;还有几个夹在他们中间的正规步兵,以及和这些各种各样的步兵排在一起的穿着深色军服的炮兵;偶尔也看得见一个戴着钢盔的骑兵,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很吃力地向前走着。

游击队也撤了下来,每一队都有他们光荣的称号,如“失败的复仇队”、“坟墓中的公民队”、“死亡的分享者”等等,他们都带着匪徒的神情。

这些士兵的首领,有的是经营呢线和米粮的商人,有的是油脂商或小商贩,现在暂时参了军,他们之所以成了军官,有的是因为有钱,有的是因为胡子长。他们上下穿的都是法兰绒制服,全身武装,高谈阔论,经常讨论作战计划,他们也惧怕自己的部下,这些人都是十恶不赦的坏蛋,经常出去抢劫和胡作非为。

大家都在传言,普鲁士军队就要开进卢旺城了。

两个月来,国民自卫队十分小心地在附近的树林里进行侦察,即使一只小兔子突然跳出来,他们也立刻作好战斗准备。现在他们都解甲归田,武器、军服,以及他们当初放置的路障和防护网都消失了。

最后的那些法国士兵终于渡过了塞纳河,准备从圣赛威尔和阿沙镇转道去奥特玛桥。走在最后的是败军将领,他已经失去了信心,带着这些残兵败将,一点儿战斗力都没有。素有能征善战之称的民族竟遭遇了这样的惨败,骁勇善战的民族竟败得不可收拾,将军身处其中也不知所措,由两个副官保护着徒步前行。

市区里一片沉寂,被一片无声而可怕的等待笼罩着。许多做生意做得头脑发昏的小市民,焦虑不安地等待着战胜者,唯恐敌人把他们家的肉叉子和各种大餐刀也当做武器来对待。

生活好像是停滞了,店铺都关闭了,偶尔有一两个居民被街上鸦雀无声的沉寂吓到,快速地从墙边溜过。

在这种焦躁不安的等待中,人们希望哪怕是敌人到来也好。

法国军队撤走的第二天下午,几个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普鲁士骑兵急匆匆地穿城

而过。随后不久,从圣卡特琳的山坡上就来了黑压压一大片人,与此同时,在通往布瓦纪尧姆和达纳塔尔的两条公路上来了两队侵略军。这三支队伍的前卫队正好同时到达市政府广场,附近其他的道路也出现了德国兵,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在街道上,发出“咚咚”的声响。

沿着那些无人居住、一片寂静的房子,传来了阵阵陌生的、沉重的口令声。同时,在关着的百叶窗后面,一双双眼睛在窥视着这些胜利者。根据战争条款,他们现在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主宰着这里的生命和财产。躲在阴暗房间里的居民都留在屋子里,很是害怕,好像是碰到了毁灭性的大地震和洪水泛滥,不管你多么强壮、多么聪明,都无能为力了。因为,每逢事物的旧秩序受到摧毁,安全不复存在,人为的法律或自然法则所维护的一切事物都受到一种野蛮的暴力摆布时,人们就不免要产生这样的感觉。地震把整个民族埋在倒塌的房屋下;江河泛滥之后,死牛、淹死的乡民和房上倒下来的梁柱就一起顺流而下;只要打胜仗的军队到了,便要屠杀自卫的人,关押被俘虏的人,用腰刀的名义抢夺,用炮声来向某一个神灵表示谢意。以上这些都是极可怕的灾难,使我们无法再相信上天的公道正义,无法再信赖上苍的庇佑和人类的理性。

一支支的小分队去各家各户敲门,然后就住进去了。这就是侵略行为。战败国的人民的义务从此开始了。

过了一阵,最初的畏惧心理消失了,一种新的安静出现了。在好多的家庭里,都出现了和普鲁士军官同桌就餐的情景。有的军官也表现得很有教养,出于礼貌,他们同情法国,并且表示对战争十分厌恶。人们很感激他们有这种同情心,因为不知什么时候还需要他们的保护。把他们侍奉好了,也许可以少供养几个士兵。既然一切都任这些人摆布,那么为什么不听话呢?冒犯他们只是鲁莽而非勇敢,现在已经不是为保卫自己的城市而英勇抗击的时代了。终于有人这样认为,崇高的理性是从法国人的文雅演绎而来的,他们完全可以用内心来表现出礼貌。只要不在公共场所对外国兵亲近,在自己家里怎么亲近都是允许的。因此到了外面他们就像不认识一样,可是到了家里,却很高兴地说说笑笑,而住在家里的德国军官呢,每晚坐在炉旁取暖的时间就更长了。

连城市本身也逐渐恢复了平时的样子。法国人仍很少出门,普鲁士士兵早已塞满了街道。此外,德国骑兵军官虽然傲气地拿着军刀走来走去,可是一年前那些法国步兵军官对待人民的那种傲慢态度,也不比他们好。

不过在空气中多了一种东西,一种捉摸不透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气氛,仿佛有某种气味散布开来了,那就是侵略的气味。这种气味充满了整个广场,改变了饮食的味道,使人有种在野蛮的部落里做客的感觉。

战胜者总是要钱,越要越多,居民们只好给他们。不过一个大商人,钱挣得越多,当



他忍受欺辱，眼看着自己的钱到了他人手里时，心里就越痛苦。

在城外，到了普沙尔附近，船夫们经常捞上德国人的尸体。这些尸体都穿着军服，有被杀死的，有被踢死的，还有被石头砸死的，还有从桥上被人推下水的。这条河底的脏乱的烂泥中，曾经有不少野蛮而合法的复仇行为，那是不为人知的英勇举动，但却得不到光荣的盛名。

要知道，国仇家恨永远激励着几个勇士，他们随时可以为国家的利益牺牲自己。

后来，侵略者虽然把全城都踩在他们的铁蹄下，但是大家传说的他们在战场上干出的恶事，他们在这里却从没有干过。于是大家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做买卖的商人们又蠢蠢欲动起来。那时法国军队还据守着勒阿弗尔港，有几个当地大商人在那里有大额投资，他们很想到那里去看一看。

他们买通了几个德国军官，居然从司令部那里弄来了一张特别通行证。

有十个人又订了马车，打算坐马车走。他们决定星期二一早就走，以免夜长梦多。

这几天天气变冷，地面冻得很硬。到了星期一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天空乌云密布，雪纷纷落了下来，整整下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

凌晨四点半，他们已经聚集在旅店，准备起程。

他们有的还没睡醒，虽然穿得很厚，可还是冻得发抖。在黑暗之中，只能依稀辨认出来。这些人身上都穿了几层厚厚的冬衣，看上去好像是一群穿着教士长袍的胖神甫。不过其中有两个人终于互相认出来了，紧跟着又一个人走了过来，他们谈论起来。一个说：“我把我妻子也带来了。”另一个说：“彼此彼此。”还有一个说：“我也如此。”第一个又说：“我们不想再回来了，如果敌人到勒阿弗尔，那我们就去英国。”他们的打算都一样，这与他们的身份有关。

可是过了很久还没有人出来套马车，只有一个马夫不时地提一盏小灯来回出入。可以听见马蹄声，声音很小，在马房的尽头有个人在骂骂咧咧地与马说话。有人在套马车，发出一阵轻微的铃声，随即又变成了一阵清脆的铃声，很显然这是随着马的动作而变化的，忽然毫无声息，忽然又响起来，同时传来了马蹄声。

接着什么声音也没有了，突然门又关上了，这些绅士们不再说什么了，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

大雪漫天飞舞，大地一片银装素裹。所有事物都覆上了一层薄冰。严冬笼罩下的城市显得格外安静、沉寂，只有雪花下降时那种无以名状的、模糊的、捉摸不透的□□声，但这种□□之声也不能真正算做一种声响，只是我们这样认为而已，这不过是一种轻微的感觉，它充满了整个空间，装扮了整个世界。

刚才那人又出现了，他一手提灯，一手拉了一匹毫无精神的马出来。他一直把马拉